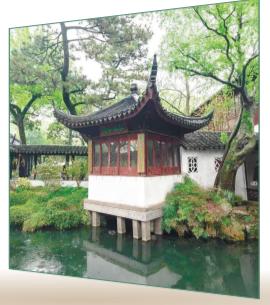


拉斯洛的“津门之间”与中国行



闫梦瑶

2002年的一天,在天津的一个临街老社区,一间稍显简陋的房间里,一位匈牙利作家正在与一位满头白发、看上去极为睿智的老人促膝交谈。在弥漫着茶香的客厅里,一场跨越了欧亚大陆的思想对话悄然展开。

作家疑惑地问面前的老人:“当这个世界充满苦难,当不公与恐怖真实存在时,我们如何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呢?”

老人淡淡一笑:“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。你要去爱别人,要成为友谊与善意的使者,对那些受苦的人表示同情,伸出双手,这就够了。”

作家若有所思:“就这样?”

“我能做到的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,以及他们如何能找到它。”老人自信地回答道,“我一生都生活在幸福之中,因为我始终是自由的。”

何谓自由呢?在纵情畅谈中,老人表露出了一种道家“无为”式的自由,恰若庄子“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洒脱自在,不畏浮云遮望眼,不使俗念扰清心。作家则从他孩子的身上看到,若一个人能坦率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,也能尊重他人的边界,那么便能卸下伪装,真诚地拥抱他人。

当他们沉浸在“幸福和自由”的探讨中时,唐诗的深远意境、道家的自然哲学,都成了他们品评的话题。这位老人正是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父亲,而这位对东方文化如此虔诚与着迷的访客,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——拉斯洛·卡撒兹纳霍娃。

在中国重思与叩问古典文化

这位来自多瑙河畔的作家,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迷。他多次来中国各个城市“寻宝”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在这段跨越中国东部文化重镇的旅程中,拉斯洛像一位不知疲倦的“文化捕手”,与诗人品茶论道,向书法家请教笔墨气韵,同园林师解读山水意境,在戏台后台聆听演员开嗓,于古寺廊下与住持参禅悟道。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来了一场几乎刨根问底的探寻,试图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探究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密码。他对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全部热忱,凝结为执着的探寻:一个活着的古老文明,在今天如何保持一种奔流不息的“生命力”?

在浙江绍兴,一场跨越时空的邂逅悄然展开。拉斯洛在此驻足,于兰亭和书法家朋友欣赏王羲之闻名天下

育儿在古代女性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,有能力执笔为文的女诗人经常会写到她们的孩子。北齐时期,有一个姓崔的女子写过一首《讚面辞》,“讚面”就是洗脸的意思,据说将花瓣与雪水混在一起给孩子洗脸,能令孩子容颜美丽。《讚面辞》写的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小事:“取红花,取白雪,与儿洗面作光悦。取白雪,取红花,与儿洗面作光泽。取花红,取雪白,与儿洗面作光泽。取雪白,取花红,与儿洗面作华容。”顺来倒去,反反复复,只为换韵将字眼略作调整,颇具民歌风味,读来可以想见温馨单纯的亲子时光,一个母亲

写了很多思念儿子李为霖的诗。“若上燕台望春色,倚闻人在莫归迟”“细雨轻风送夕阳,倚闻不见北来航”,俨然一个倚门望子的母亲形象。她会为儿子疏于联系找理由:“想因虎观翻经史,未暇修书达故乡。”会勉励儿子好好做官,不要想家:“圣眷只今多宠渥,莫缘清苦遽思旋。”盼望孩子成名成才,又害怕孩子离自己太远,这种矛盾的心态正如季娴诗里写的那样:“当时只愿成名早,及至成名又断肠。”

季娴儿女双全,在写给女儿的诗中,同样是思念,可由于古代社会男女社会分工、社会地位的不同,表现也大异其趣。古代女性既没有读书做官的可能,做母亲的对女儿也没有成名成才的勉励,当女儿离开家时,母亲只有单纯的思念。季娴在《怀女》一诗中深情回忆女儿闺中少女的时光:“忆昔深闺点翠妆,轻红衫子映花芳。成人各自东西去,却似飞雏别故梁。”在母亲眼中,出嫁的女儿似长不大的雏鸟,却要离开熟悉的家乡,嫁为人妇了。令人心酸的是,季娴在写给儿子的诗中屡屡提醒儿子不要忘了家中的母亲,要记得回家,写给女儿的诗中却说“与尔暂成今日别,菊英堪慰莫思家”。劝儿子不要想家还可说是“劳于王事”,与女儿分别,为什么要劝她“莫思家”呢?这大概与古代女性行动不能自主有关。古代女子归宁要经过夫家的同意,季娴本人出身贵族,丈夫李长昂也是高门显宦,可即便如此,他们的女儿出嫁之后也未必能由着自己的心意想回家便回家。

无独有偶,王端淑《名媛诗纬初编》中一位姓陈的女子也留下了《督子》《戒女》二诗,这两首诗都有督责诫勉之意,对儿子说的是“督责几番休荡浪,这回载酒又登临。虽然难比三迁教,爱子原同一片心”,对女儿说的是“好去殷勤事舅姑,语言甚勿逆儿夫。晨昏甘旨须经意,尔亦他年堂上姑”。教育儿子不要浪荡酗酒,教育女儿要好好侍奉公婆,料理家事,这其中也有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区别视角,在当时却不失为务实恳切之言。尤其是那句“尔亦他年堂上姑”,蕴含着朴素的换位思考意识:你如今给人做媳妇,将来也有一天要给人做婆婆的。如果她们能在世情甘苦中体会到这一点,那么身处任何位置都能对别人怀有一份善意和体谅,这是“母教”在同性之间所起到的积极作用。

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,古代女性曾面临的束缚与困境已经不复存在。从这些女诗人写给孩子的诗中,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孩子诚挚的关怀和惦念。社会结构、时代风气会发生变化,而亲子之间的一片真情却是千古不易。

人类一些基本的情感类型千古不变,对孩子的期待便是其中之一。期待孩子好好读书,勉励孩子有所作为,是当代父母也颇能共情的心态。不过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,孩子如果外出读书做官,便不免与家人分离,这时候做母亲的思念尤深。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季娴的女诗人,

在和拉斯洛的交谈中,拙政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谈及,让人们获得“欢乐与幸福”或许才是很多园林建造的初衷。苏州园林始终都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,人们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与此同时,这些园林也寄托了一种原始的道家观念,承载着人们希冀摆脱生活重负、沉浸于自然的愿望。在“天人合一”的朴素宇宙观下,中国人的快乐,投射于园林的宁静,凝结于无拘的自由。独自一人静坐,倾听溪水潺潺、风的呢喃、树叶的颤动,沉浸在这样这株或那株植物的美景中,是何等的静谧和自由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拉斯洛还精通音乐,他擅长钢琴、吉他等多种乐器,甚至还会演奏中国的二胡和埙。在旅行时,他特意探访了杭州的浙江昆剧团。尽管昆曲在某种程度上面临“观众只关注服饰、唱腔而忽视精神内核”的困境,但很多剧团仍坚持以“古老师徒制”传承昆曲——学生通过模仿大师的身段、唱腔掌握精髓,而非依赖书本理论。拉斯洛将昆曲视为“融合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的艺术活态标本”,尤其赞赏其“工匠式口传心授”的传承模式。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昆曲的教学实践:细致模仿大师动作,不读理论、不写论文,多年后再逐渐形成个人风格。这种以实践为核心的方式,被他视为保留古典气韵的关键。

穿越“长句迷宫”方见拉斯洛

2025年10月9日,诺贝尔文学奖在万众瞩目中正式揭晓。这位来自匈牙利的作家,凭借其独特的文风,以及对末世图景下人性挣扎与救赎的探寻,成功摘下这一举世瞩目的文学桂冠,为匈牙利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他的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《反抗的忧郁》《仁慈的关系》等,大都以东欧剧变为背景,映射了20世纪末匈牙利面临的衰落现实和迷惘前景。当我们沉浸于他的文字,那灰暗压抑的图景便扑面而来,几乎令人窒息。而转眼间,这位文学大师又会瞬间切换成“段子手”模式,用戏谑的情节和诙谐的话语让你在绝望中笑出声来,在沉重与压抑的阅读体验中,捕捉到生活的荒诞和真相。

阅读拉斯洛,就像拿着一张满是隐喻的“藏宝图”,走进了一个好像没有出口的长句迷宫——这恰恰是他精心设计的文学世界。环环相扣、密不透风的叙述结构筑起一个几乎封闭的世界,其笔下的人物也多在荒诞的境遇中徒劳挣扎,难以摆脱命运的囚笼。而拉斯洛喜爱用长难句的习惯,让多次翻译他作品的译者余泽民绞尽脑汁、倍感煎熬,他形容其作品带有一种“折磨加享受、窒息式的快感”。

有趣的是,与众多文学巨匠一样,拉斯洛并非一开始就投身于文学创作。最初,他承袭父业,攻读法律,随后又做过记者、图书馆管理员等,甚至还当过地板打磨工。正是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目睹了底层社会人们的绝望与人性异化,遂转身投入到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文学创作领域。在弗洛伊德看来,创作是作家潜意识欲望的投射,作家由此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、健康的宣泄途径,将欲望转化为书写,从而达到一种“升华”。拉斯洛正是凭借着这种“升华”的力量,将其对社会的洞察和人性的剖析熔铸成文字的利器,剖开社会肌理的溃烂处,迫使读者直面生活的灰色地带。

拉斯洛,这位远道而来的观察者,给我们也提出了一道思考题:文明的传承不是“保存标本”,而是让传统在现代中找到“活着的意义”。他为中国文化绘制的旅行地图,意外地成了照见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。或许通过一位来自遥远东欧国度的作家,我们能够拉开与自身的距离,更深刻地审视与领会我们的文化。

研磨岁月

吴昆



午后,我取出一锭珍藏多年的松烟墨,注少许清水于端砚中,开始缓缓研磨。

墨锭与砚台相触的沙沙声,像极了春蚕食叶,细细密密,将周遭的喧嚣都隔绝开来。

这方砚是祖父留下的,石质温润如凝脂。记得幼时初学书法,总耐不住研磨的枯燥。祖父便握着我的小手,在砚台上一圈圈地打转:“磨墨如修行,急不得。”他的掌心很暖,声音很轻,“你看这清水,原本无色无味,与墨相融,便有了千般变化。”那时不懂其中深意,只觉得时间过得真慢。如今自己身上也有了岁月磨砺的痕迹,才明白祖父话中的禅机,所有的沉淀,都需要这般不急不缓的耐心。

墨香渐渐弥漫开来,是那种沉静古朴的气息,仿佛能将人带回遥远的唐宋。我特别喜欢观察墨色的变化。

初时清淡如远山烟雨,继而浓郁似夜色苍穹,待到浓淡相宜时,恰如雨后初晴的天色,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

这何尝不像我们的人生?年少时淡淡,历经世事打磨后渐渐

丰盈,最终在时光的调和中,找到最适宜的浓度。

磨墨的节奏自有章法。重了,墨汁易起泡沫,显得浮躁,轻了,又难以化开墨性,显得敷衍。唯有不轻不重,保持均匀的速度,才能磨出细腻润泽的墨汁。

这让我想起古人说的“中庸之道”,世间万事,大都讲究一个火候分寸。就像我们与人相处,太过热烈难免灼伤彼此,太过疏淡又失了真情,唯有恰到好处的温度,才能滋养出绵长深厚的情谊。

一锭好墨,可以磨出春夏秋冬。春日的墨宜淡,如烟似雾,适合写些婉约的诗词,夏日的墨要浓,酣畅淋漓,正好抒发胸中块垒。秋日的墨求润,饱满丰盈,最配那些沉淀的思绪,冬日的墨贵暖,浓淡相宜,恰能慰藉岁末的寂寥。四季轮回,墨性也随之变化,这其中的微妙,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。

暮色渐浓,我洗净笔砚,将余墨小心收存。墨香还萦绕在鼻尖,书案上的墨迹已渐渐干透。研磨岁月,磨去的不仅是墨锭,更是浮躁的心性,得到的不仅是墨汁,更是澄明的心境。

巷口的修笔铺总在辰时开门。陈师傅将那块“陈氏修笔”的木牌挂上门楣时,铜环上的绿锈会蹭到指腹上。铺子是真小,仅容得下一张八仙桌和两条长凳,墙上钉着一排木架,密密麻插着各式笔尖。

我是因钢笔漏墨才踏进这铺子的。彼时陈师傅正用镊子夹着棉花擦拭一支金星金笔,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,仿佛那笔尖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学问。“笔尖偏了半分。”他头也不抬地说:“年轻人总爱用蛮力,好好的笔杆都握出指印来。”

八仙桌上摊着块油布,上面布满各色笔尖的划痕,像一幅抽象的地图。陈师傅从木盒里挑出一枚铱金笔尖,在酒精灯上烘了烘,镊子翻飞间,笔尖已被稳稳嵌进笔舌。“这手艺快没学了。”他忽然开口,指节敲了敲桌角的铁盒,里面盛着磨得发亮的黄铜工具,“前儿个有个穿西装的来,说修笔的功夫够买十支新笔。”

我望着他指缝里的墨渍,那颜色比任何墨水都深沉。墙根儿的煤炉上坐着把锡壶,咕嘟咕嘟冒着气,倒让这深秋的铺子添了些活气。有个穿蓝布衫的学生进来换笔尖,怯生生地递过一支英雄笔,笔帽上还缠着一圈细麻绳。陈师傅接过笔时叹了口气,从架上取下一支旧笔杆:“这个送你,比麻绳结实。”

学生走后,铺子里忽然静下来,只有窗外的麻雀在檐下叽叽喳喳。陈师傅从抽屉里摸出个铁皮盒,里面是些泛黄的信纸,边角都磨卷了。“这是我爹留下来的。”他指着信上的字迹,“当年他给大户人家修笔,字比先生还周正。”

暮色漫进铺子时,陈师傅已经修好了三支笔。他将工具一一归位,动作慢得像在丈量时光。我起身告辞,他忽然叫住我:“下次来早些,过了冬至,这手就僵得握不住镊子了。”我回头看他,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“沟壑”,比木牌上的裂纹还要分明。

出了铺子才发现,巷口的梧桐叶又落了一层,踩上去簌簌作响。不远处文具店里的喇叭正

踏入大门,便仿佛穿越了时空,走进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。的确也如此,隐藏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灵岩寺,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。自唐代起就以“海内四大名刹”之首享誉海内外的灵岩寺,始建于东晋。另三座为浙江台州的国清寺、江苏南京的栖霞寺、湖北当阳的玉泉寺。

有一回,在青城山下,我也去一座灵岩寺,其实,国内同名之寺是多座的。这座灵岩寺,我是在泰山十八盘歇息时得知的。故而下了泰山,第二天便做一游。名寺所在的灵岩山是泰山十二支脉之一,主峰海拔668米,因山顶平坦、四壁如削而得名方山。以方山为顶点,两侧山脉如双臂环抱,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山谷。山之阳,峪内满目葱茏,秀色滴翠;山之阴,山峦起伏叠嶂,壑静涧幽。具有“秀、奇、幽、奥”的特点,仿若世外桃源。

之所以方山后名灵岩山,源于《神僧传》中的一个故事:朗公和尚说法泰山北岩下,听者千人,石也为之点头,朗公遂曰:“此岩灵也”,遂名灵岩。那天在导游的指点下,远望东面山上有一块数丈高的怪石,酷似一驼背老僧,倚杖伫立,人称朗公石。

这些虽然都是传说,但朗公是灵岩寺的第一个奠基人,确是历史事实。

沿着青石铺就的小路前行,便可到达寺中几处独有的极具历史文化特点的景观。一寺僧介绍为“一塔”“二殿”,“松”“林”交映。一塔乃辟支塔,二殿即为千佛殿及五花殿,“松”可指寺中松柏,但主要指摩顶松,“林”除了描述寺内外森森古树,亦喻墓塔林。

我虽然读过几本佛教典籍,但并非佛教徒,故而兴趣主要集中在寺中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上。灵岩寺的山门很特别,是以金刚殿代替的。穿殿而出,有一座石拱桥,拱桥下小溪之水潺潺,清可见底,名为虎溪。过虎溪,便是天王殿,弥勒和蔼可亲,天王威严有加。再向后,依次为大雄宝殿、五花殿、千佛殿。

大雄宝殿庄严肃穆,供奉着众多佛像,这些佛像神态各异,有的慈祥温和,有的庄严肃穆,有的则面带微笑,仿佛在俯瞰着世间万物。淡淡的香气弥漫

灵岩寺望岳

李显坤



间,让我的心灵瞬间似也得到了净化。

一直以来,关于宋制罗汉,素有“天下罗汉两堂半”之说。灵岩寺是其中之一,另外一堂半则在苏州。不过,灵岩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

高50余米的辟支塔在千佛殿西北,气势雄伟、结构复杂、比例适当、造型美观,呈典型的宋代风格,为灵岩寺标志性建筑。宋代文学家曾巩有诗赞曰“法定禅房临峭谷,辟支灵塔冠层峦”。

灵岩寺的塔林既为一大特色,也令我印象深刻。早年去少林寺,一望而知,其与那里的砖塔不同,此处皆为石塔,因为历史悠久,这里计有北魏、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等历代石质墓塔167座,墓志铭、石碑81通。石塔各不相同,或高大雄伟,或小巧玲珑,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林之间。塔身上刻满了传统而精美的图案和经文,经风雨剥蚀历经沧桑,见证了灵岩寺的历史变迁,也承载着历代高僧大德的智慧和精神。漫步在塔林之中,仿佛能听到悠悠诵经念佛之声。

景色绝美,我是不知不觉间随着众多游人而行的。待下山时,已是爬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山。

未上山时,便闻水声,到了山上,见多处泉水汩汩。相邻的三泉,分别名曰卓锡泉、白鹤泉和双鹤泉,俗称“五步三泉”。卓锡泉是济南72名泉之一,传说是一年一位老和尚用禅杖戳地而得的。我掬了一捧在手,微凉、微甜。不远处即是“灵岩第一泉”的甘露泉,是否甘甜呢?此泉出于悬崖壁立、杂木丛生的一石窦,泉水似露珠般泻出,叮咚作响,别有韵味,古人不余欺啊!

过佛窟后,继续上攀,我有点儿走不动了,但看一位老者年长我近20岁,片刻到了我的前方,仍能健步如飞,不觉抖擞精神紧跟了上去。石阶将尽处,便见灵岩山主峰方山。

灵岩寺可谓声名远播。唐宋之后,这里一直是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曹洞宗的重要寺庙。此宗后来传到了日本、朝鲜,寺名也随之东渡,至今仍有日、韩等国的僧人和游客前来祭拜。灵岩寺的此等影响和在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,应是略合当年朗公心愿的。

灵岩寺更为吸引人之处,与北京潭柘寺相同,在于自然风光格外迷人。我来时恰值深秋,枫叶红艳,银杏金黄,整个寺区仿佛被大自然染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颜料,美得厚重。未入寺时,已感空气湿润,入得寺内,但见古木参天,郁郁葱葱。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树木,枝干粗壮,树叶繁茂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点点洒下,地面上也是一片片浮光“掠金”,给人一种祥和宁静之感。

御书阁门楣壁缝隙间长出的这棵树很令我惊奇,我不知其为何树,有游客识得,说是青檀。因为年代久远,古枝纵横,盘根错节,状若云朵,寺僧们都称“云檀”或“银檀”,亦称“千岁檀”,在我的心目中,已是一大奇胜。

寺内多银杏树,大雄宝殿前有三棵树龄千年之上的。我在北京法源寺门前也见过银杏树,每年到了深秋时节,树叶便会变得金黄,当微风中金叶纷纷洒落之时,眼前出现的,是满天满地金黄的绝美风景。我伫立在中间的一棵树下,抓了一把金叶扬起,心道人生亦可如此辉煌。